

門 7 部
編 917
卷 2 止



傷寒論劄記卷二

拜 調 醫 生 田 官 尚 施 學
歲 書 畫 之 記

青 山 求 精 堂



知 中 正 倫 訂 定

小 山 政 孝

太陽上篇

條 辨 以 中 風 一 證 總 附 此 編 尙 論 編 後
條 本 義 溯 源 金 鑑 雖 各 分 上 中 下 次 弟
不 同 而 皆 無 不 以 風 寒 兩 岐 爲 桂 麻 青

龍之差別者，貫珠集特排其非云。桂枝主風傷衛則是，而麻黃主寒傷榮則非。蓋有衛病而營不疾者矣，未有營病而衛不疾者也。至於大青龍證，其辨不在營衛兩傷，而在煩躁一證。其立方之旨亦不在並用桂麻，而在獨加石膏。須知中風而或表實者，仍用麻黃傷寒而表虛者亦用桂枝。其表不得泄而閉熱於

內者，則用石膏。其無熱者，但用麻桂。此仲景心法也。按尤氏此說，明白易曉。

太陽之為病

蔣庭先生曰：太陽病者表

熱證是也。按六經之旨，古來紛紛，今斷然而從劉氏之說。

而惡寒

吉益修夫曰：以而字間惡寒上

者，惡寒是陽病之枝證，非本證也。故非兼脈浮或頭痛或項背強之證者，不為

陽病治法亦主脈浮頭項強痛而不狂惡寒也。此條不舉發熱者，以他病又有發熱而難為正候故也。

名為中風

王字泰準繩以風寒二症分為表虛表實。金鑑小青龍條下及尤註並從之。中西深齋曰：中風之名，仲師新所命者，故曰為中風也。傷寒之號，古來之稱，故云曰傷寒也。如此論則與難經

不合也。五十八難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云々。喻嘉言曰：中字與傷字無別，即謂傷風亦可。方云：脈緩，即下文陽浮陰弱之謂。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

方云：日必者，言發熱早晡不一，而惡寒則必定，即見也。舒云：未發熱，恐誤認為陰經之證，故早於

編首揭明此語以辨之也。○續醫說王荆公解痛字云宜通而塞則爲痛經曰諸痛爲實痛隨利減世俗以利爲下也痛在表者汗之則差在裏者下之則差在血氣散之行之則愈豈可以利爲下乎宜作通意訓則可愚按體痛亦有屬虛者又方注以嘔逆分作二件看恐不免牽強

一日太陽受之 柯云本論經之說惟見於此云々傳經之妄不辨自明矣按本邪諸賢爲則惟忠正珍等皆削此條以愚視之似不可必刪焉從熱論已來經絡以辨病理兩感以目難症數百年于斯矣仲師新開眼目以曉世上瞽盲而未欲直排斥古先聖經迺以爲謬誤也故設此兩章以明傳經之或不可必也

兩

叔和又序例中引熱論全文者蓋有
微意存也後人不察恣破擊王氏豈非
不思之甚乎又舒氏云傷寒之邪化熱
則傳經不然則否脈靜者邪未化熱也
不止一日雖數日而終不傳也皆現欲
吐燥煩脈數則寒邪已化熱之候故為
傳也雖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
然不限定日期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
熱之證說文溫者熱也又溫針即燒針
則義益明白風溫程以為溫病之壞症
者是巢源癩者小兒病也十年以下為
癩十年以上為癩其發之狀或口眼相
引而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背脊強
直或頸項反折又云驚癩因驚恐而大
啼乃發今按字本作瞶蓋取其直視反

插

才

張形狀故字从目亦取爾雅馬一目白
曰矐之義以謂眼勢怒強之態○經云
心脈急甚者為瘵瘵又云心脈滿大痲
瘵筋攣證治準繩瘵者筋脈拘急也瘵
者筋脈緩弱也俗謂之搐是也按宋刻
本作掣瘵宜從巢源挈縱為佳又淡
之為痰飲其轉訛已久矣至趙繼崇終
有無火不能為痰之言是省水從疾故

有此不經之說而不顧其音談者何耶
又感陽於非常寒暖疹氣人人相化家
家相傳殆如酷吏之驅使良民故曰溫
役後世為瘟疫禹貢灘沮會同後取血
液淳滋鬱滿之意名曰癰疽此餘否僻
創疹殫虐勁利之為痞癰瘡疹瘰癧瘰
癧不暇屈指也成云先曾被火為一逆
若更以火熏之是再逆也此解似穩

熱論云至日
太陽病衰頭
痛少愈

大陽病頭痛

方曰七日以上者兼六日而謂也。魏曰：凡針刺者，泄熱之善策，不欲人妄施汗吐下之法，言足陽明自是胃之經穴，必實有欲再傳之勢，方可刺之。庭劉先生曰：獨謂頭痛者，蓋約太陽病而言也。中神琴谿曰：此條乃鋒針瀉血之謂，故但言鍼足陽明而不講經穴者，熟察其熱邪鬱熾之處而施治於

此也

病人身大熱

栢軒伊澤先生曰：此條雖紙上可讀得，而於臨病客之際，診視為甚艱也。汪柯二氏削是一章，疑亦可刪。按活人書云：熱在皮膚者與陽且湯寒已次，以小柴胡加桂以溫其表，寒在皮膚者宜先白虎加人參湯，熱除與桂麻各半湯以解其外。安政戊午已來暴卒

惡症大行于東都其為證皆吐瀉傾盆
四肢厥逆六脈如絕而熱悶大渴煩燥
如熇盤皆誤認投溫補之劑斃於非命
者不知幾千萬矣既而漸辨知皮表之
寒骨髓之熱更與清火瀉熱之劑爾後
甦者稍多施曩有暴病管見之拙著弟
子小松侍醫和丹忠胤亦著單方異義
一冊而極發揮補塞之不可於斯病矣

太陽中風

有馬丹山曰未為次傳者標
之以太陽已次傳者標之以傷寒其稱
太陽中風即風邪直中氣分之虧所也
吉益修夫曰中風皆并太陽字傷寒則
否中風陽狀雖有薄于裏終不離太陽
其證始終於太陽而治不異者故云太
陽中風示治法不異也尤曰陽浮者不
待閉鬱而熱自發陰弱者不必攻發而

汗自出也。程曰：蓄々浙浙，翕々字，俱從
皮毛上形容。方曰：翕々發熱難曉，而鼻
鳴乾嘔，易見有鼻鳴乾嘔，則發熱可知
矣。錢曰：主之者，主其治也。按桂枝湯中
芍藥，諸註紛紛，是甲非乙。本草白字有
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之功效，
則其取于此也。明矣。成曰：用姜蜜者，不
特專於發散，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衛者

也。麻黃湯不用者，謂專於發汗，而不待
行化而津液得通也。按禮曰：棗栗以甘
之內，則有實棗於其腹中。又編蘆藉牛
肉焉。屑桂與薑以灌諸上，而鹽之。乾而
食之。然則二物最胃之所習，故取以輔
草根。朮皮之馴，致于胃脾也。所關亦大
矣。錢曰：服已啜熱稀粥一升，桂枝不過
解肌，原非發汗之剛劑，恐其力綿，故以

木

服

熱粥爲後勁，所以助其溫散也。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柯氏金鑑以爲病重者，藥必倍之，更用二三劑，以一周十二時爲度，務期汗出病解而後已也。蔭庭先生則曰：其人有某故而藥與病相激，而不納者，緩緩服之，二說不同，似宜從善。生冷具原，損軒曰：生魚、生草、果瓜難化，物件。小川瑤州曰：粘滑、茶、羹、葛、煮魚。

雅堂齋

之屬中神琴齋曰：肉麪是猪狗雞魚雜煮者，非二物也。施按雅尚齋有燥子肉麪法，則或然也。五辛諸說不同，蓋槩稱蒜葱芥乳香葷之品。此餘葛根湯、烏梅丸、侯氏黑散續命湯、九痛丸、條下皆有禁忌。又云：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爲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

湯

立之案九桂
枝麻黃大小
青龍五苓
之類皆本條
後別提出一
條以示澄治
運用之妙理
耳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

此條金鑑以為

重出衍文恐非錢曰此條有證無脈而
前後互見并詳明其治法也柯曰斯章
是桂枝本證吉修夫曰項強已解氣自
發散以其發熱知血不凝汗出者表水
不滯也惡風者表濕未盡也和田東郭
曰但認得此條而用桂枝則百不失一
蔭庭劉先生曰前章事密而却難解此

章言約而義易通

太陽病項背強

方曰凡短羽之禽動

則引頸形容病人俛仰不能自如之貌
後之諸註皆從此說秋山宜修曰毛詩
赤寫凡注重貌則形容頭項之沉重
可備一說村井大年曰葛根治邪結于
脊膂者蔭庭先生曰反字對葛根湯證
言蓋邪着筋脈稍屬緊閉宜以無汗為

陽
正今表疎人而邪著筋脈故於汗出下
一反字也安田梅卿曰葛根湯是古來
治瘕疾之成方仲景加減兩方而作此
一方故稱桂枝加葛而不言葛根去麻
黃也蓋彼則傷寒之別而爲主證此則
中風之變實屬客證故言反汗出而次
列桂枝之後也友人善菴加藤先生曰
太陽上編以加葛根次桂枝湯者中編

以葛根湯起端之張本中篇以加半夏
次葛根湯者是下編將述大小陷胷之
發端蓋太陽雖分三編而斷續連引也
施按醫宗金鑑以二湯入瘕門者甚非
蓋二湯原爲剛柔瘕之劑取以治風寒
斯是仲景活法妙用所以爲百世宗祖
也弗似後人法漸繇而術益拙者也
下之後其氣上衝 錢尤二家注並當言

表證却下之，正氣遂虛，邪氣則陷，乃其
氣又上衝者，陽氣被抑而復揚，乃欲出
而之表也。當仍從外解，可與桂枝湯，不
須加減，悉照前服法可也。若不上衝者，
邪正內陷，不復外攻，當隨脈證而調其
內，不可更以桂枝攻表也。吉益東洞曰：
桂枝治氣上衝者，此說自起以來，因循
雷同，不辨虛實。公然而與桂枝之大劑。

揚

侯

揭湯而正沸，至于不可救藥焉。尚頑然
而以為方證相對矣。嗚呼！君父之病，而
委如此之庸醫，恐背乎仁孝正路之旨
矣。僕曩治某侯夫人水腫，脾氣虛極，不
能制水，濕邪因橫，手足虛浮，食穀不化，
心下痞悶，時發嘔泄，其脈左手關上沉
緊，即以六君子湯加熟附、黑姜、大豆黃
卷，僅三五日，偶有一醫橫來而傍議，施

之案特認以爲實症且辨白疾不論
有餘不足隨證治之義甘言利口談論
如流以其人素爲內家七鑿或疑之者
亦無有面折其非者遂任其指揮乃作
木防已湯加茯苓朴硝方中人參則竹
節餘一服腸鳴下利二服乾嘔噫逆
漸加掣搐於是倉皇又有拜診之命施
畏惑癡呆不知所措只得急迎蟻窗中

山先生一診謂曰嗟死矣命乎不
草根木皮之所及也數輩醫負與余哀
告不已先生於是與以鈎藤散終夕少
緩更用壯原湯而竟風馬牛不相及也
若念念不忘補土以克水之理則不有
如斯之大禍也必矣然而此殊非一人
之罪也施不深抗而固爭亦不能無辟
也。要之吉氏父子殘忍暴厲醉於末流

者或犯五逆之大辟而不醒之徒。往今見之。苟學此技以事長上者。可不博講古今方書。而謹受老成示教也乎。若守着偏僻之陋見。而不求虛心清問之徒。則宜令肩李花之銳器。以作洋軍之前鋒。則太平盛世。弗害無數良民。災亂之邪。以可備強盜。無乃一舉兩全之長策也。苟有國有家者。豈可不用心於斯哉。

按元杜若士傷寒金鏡錄薛氏所收疑

非全書也

王氏準繩

則更省畧

之張路玉

傷寒舌鑑

寒邪始入

太陽頭疼身熱惡寒舌色微白有津香



蘇散之類若疾三四日其邪只大陽故胎純白而厚却不乾燥其證頭痛發熱脈浮而緊解表自愈又野台州著腹診編着色而圖之今取諸編新設形狀施以丹青令便於實驗而其赤色有大紅赭赤不同素色有濃白微皂之異况其乾燥濡澤麤澁粘滑豈方寸筆頭所寫乎後之覽者莫笑其粗拙云

太陽病三日

柯云壞病者即變證也施

按凡本論中言發汗吐下溫針灌水之變證者皆屬壞病後人不悟別立一門最爲蛇足和田東郭曰此證不但外傷千般疾病半屬壞證病而不藥得中醫古哲之言豈不慨然也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萬病又有佗乎今視患勞嗽者其初多爲外感邪風醫成等閑之看直投

桂麻汗出而表疎邪氣再襲入於皮毛
漸客于肺部咳嗽惡寒鼻出清涕此津
液虛於大汗滋潤虧少虛火煎灼肺氣
之前候急潤養水源以消瀉焚上之烈
火醫不加三思以爲邪氣未盡更與發
汗剛劑令如流水於是斷然而作勞欬
之證世間如此見數百人蓋不死病而
死于藥所謂疫鬼未殺得者妄醫一鼓

而斃之則草醫之力迫勝於彼立地太
歲矣友人須刊古義暴菴先生邪譎姦
毒冒疾人之有技舌上龍泉能殘害善
良然而未如七頭殺人之多且速也尚
有甚於此者唐室自安史之亂土朝勢
微英傑豪雄各擁大兵而分據城邑以
坐視君上之困難百年之久莫有救濟
之法幸于奉天之遠而不知悔懼有濁

陽
十七
流捨名士之禍而不務悲惜遂爲賊首
族滅而今祖宗骨骸暴露於野外痛夫
初明皇垂涎于太真之羽衣沉昏惑溺
委任蠹害毒惡之李林甫盲聾頑嚙之
揚國忠而不顧細民之嘆嗟李家敗亡
原雖開天荒政是由而俾代德文宣諸
君舉直措枉不近割勢之小人而使務
遵先聖遺訓則唐庭雖微應保數百春

秋也宋高宗繼敗亡餘緒纔王江南之
地宜官府一體而守太祖之建功專務
必勝之戰以期父兄之復位而不知孝
弟大道也迷元惡之秦賊而屈膝於敵
胡之兀术殺精義貫金石之岳飛而甘
和議之姑息以來禍亂相繼而終俾至
貴之龍鱗肥魚鱉之腹腸悲哉曩使南
宋諸君慮爲不俱戴天之夷虜而作救

壞

民伐罪之武功則假令不奏九州快復
全功而趙氏一塊之肉尚保彈丸之土
矣如此二世壞病之最壞者不得不為
之長天息也

桂枝本為

錢曰此一條真乃桂枝湯之

禁例也柯曰解肌者解皮膚之汗也此
證用桂枝湯邪氣凝結不能外解熱必
內攻為漸大耳故丁寧示戒如斯絕按

立之表此條
表解表虛
與表實有汗
與無桂與麻之
列耳

後人所謂四時感冒證亦有脈浮緊發
熱汗不出者蓋其證屬外邪入於口鼻
直客于頭腦者是以熱多寒少頭項強
痛數嚏鼻出清水治法宜辛涼之劑疏
通發散取微似汗為佳此後世所以別
設一門也庸醫不識誤認為中風傷寒
投桂枝麻黃大熱之劑畏焦而加火煎
蒸之熱邪鬱於中而倏忽為胃實之證

者又多矣。蓋此病初從其證而撰與香蘇十神敗毒正氣諸方。漸重者直附着其膜原。此吳氏所謂溫疫症。而外臺天行病亦為不外於斯也。學者用心於是。則有不虞之成效必矣。豈可膠柱而鼓瑟乎哉。

如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

柯以為葛苓

連證恐屬附會。按十便良方有和解湯

傷寒六書有疏邪實表湯以代本方。然而中有藹活防風疎通之藥。恐弗表虛所宜也。名古屋丹水製和解湯。桂枝人參各一錢。芍藥茯苓各七分。半夏乾薑各五分。甘草少。蒼朮六分。右姜棗水煎。秋山宜修云。酒家中風不可用本方者。今作一方。桂枝 芍藥 半夏 茯苓 白朮 厚朴 橘皮 乾姜 砂

甘草右十味每服四五錢水一鐘煮
取七分頓服取汗已上諸劑宜選用之
喘家作桂枝湯 中神金谿曰其人平素
有痰飲者加半夏乾姜桔梗枳實陳皮
之類火多者加竹茹麥門黃連生地大
青梔子之類有脚氣者木瓜檳榔吳茱
有疝者玄胡良薑按就有蜀椒烏梅有
痔用槐花苦參施按治法如此則無有

紀律大醫非所當取而東垣作補中益
氣湯時或加大黃此方劑之妙用未爲
一塗而排斥之也

危服桂枝吐者 錢注似得云吐膿血句
乃未至而逆料之詞也其人本陽邪獨
盛於上因熱壅於上焦以熱抗熱故吐
出而不能容受也若邪久不衰熏灼肺

胃火爲瘧也。

太陽病發汗

北山友松曰此風傷衛之

證而誤處麻黃湯故肌腠豁如水流漏
出而不已也村井大年曰其人二字更
端之辭發汗病不解反加云云證故稱
二字也柯曰汗多亡陽玄府不蓋風乘
虛入故復惡風津液外泄不能潤下是
以小使難錢曰四支微急難屈伸者因

誤汗亡陽而陽氣不運於四支也如此
者皆是誤汗亡陽之逆也香川秀菴曰
附子烏頭本是一物惟母與子之異耳
古今其說一定無復異論以予觀之猶
有可議者余植於園中而觀之附子葉
比烏頭刻缺淺短葉面無光有數道絲
紋無毛色綠二物得無小異乎按二
物之說古來紛紜至于吉益氏遂斷爲

一薑附真武四逆白通扶陽溫補諸劑
皆用酷烈刺劇之毒藥草芥人命而不
悔以為醫非人之司命嗚呼何言之暴
也桂山柳沆蒞諸先生務排其非而
前門防虎後門致狼侏離鵠舌之徒衡
行於海內猶水中加油也可勝嘆哉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胃滿者 方曰胃滿
者是陽邪從虛入裏而上搏於膈者也

去芍藥者惡其走陰而酸收也安田梅
卿曰以病近陰地去芍之涼品更添微
惡寒症是漸欲轉少陰之候故更加附
子以扶陽固陰吉益東洞曰不拘急故
不用芍藥也施按公言之說為佳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 蒞庭先生曰各半

二一其意互發此章殊詳他二章則甚
畧矣寒熱三條皆有而麻一省寒熱而

唯言如瘧越一言寒熱而省如瘧不嘔
清便亦二條所蘊小汗出言得病以來
未少小發汗故致此表鬱且身痒也八
九日蓋謂大數也拷窗喜多村先生曰
今世醫人皆以木葉七任意作劑同是
麻葛而甲之所與色濃味甘乙之所投
色淺味苦安望其奏必勝之功哉况及
至于桂麻各半桂二麻一則分釐之差

桂

證候大異則苟藥劑以救民者豈可忽
分量也施按前人疑各半二二諸方者
頗多此強以桂麻兩湯證而二一各半
之證以爲桂麻之證彼此各五分桂枝
之證十之七而麻黃證十居其三是以
了有風寒兩傷榮衛說若如斯則先聖
活用之妙方變爲頑然死物可不惜哉
反煩不解者 柯曰風邪本自項入刺風

池風府必疎通來路以出其邪仍與桂枝湯以和營衛小川瑤州曰反却二字一章之眼目

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吉益東洞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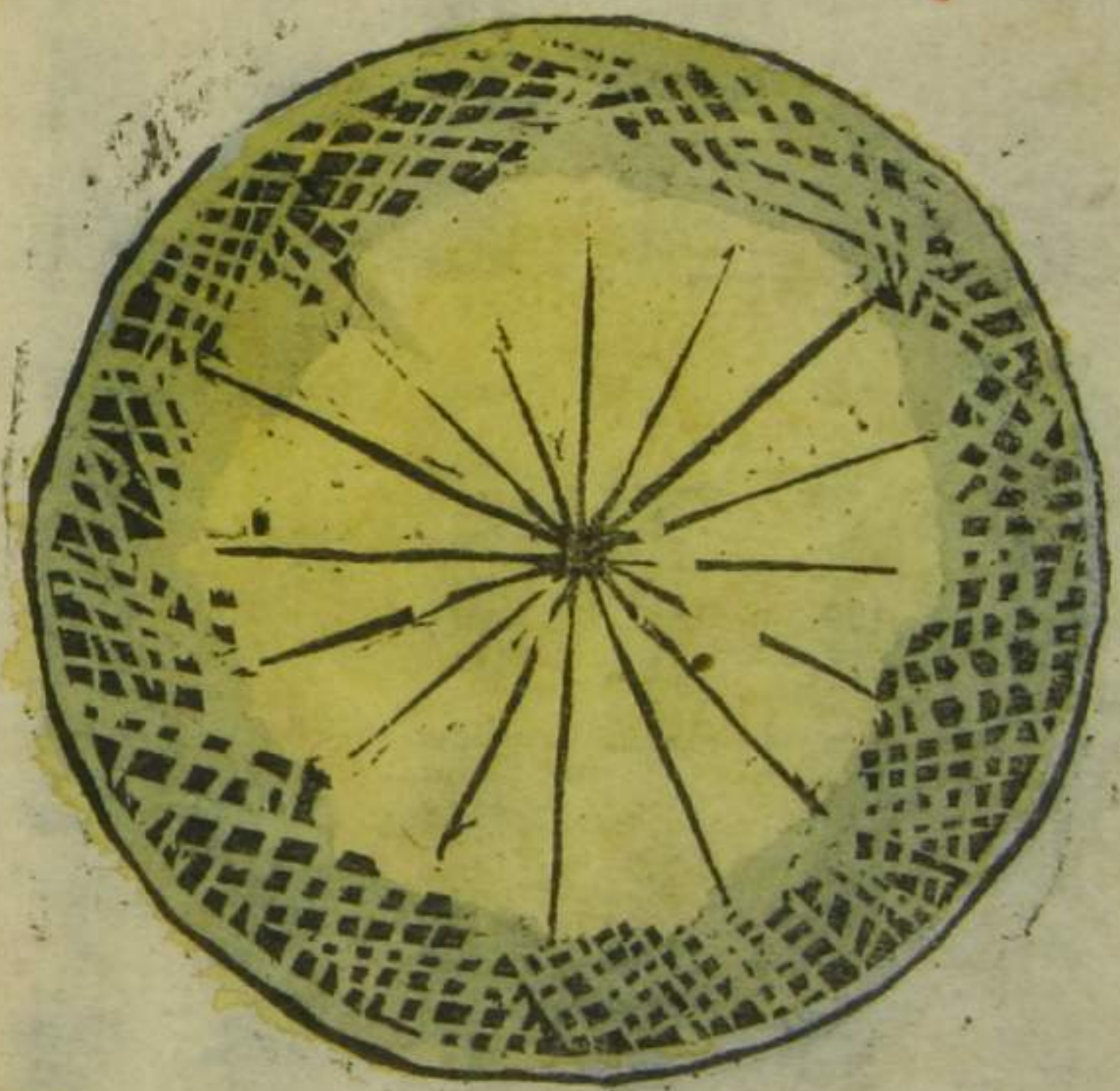
自虎證而無加人參證若白虎證而心下痞鞅卽用之施按大清冷劑中加大補之味而滋潤溫養使生津液以休表裏熾盛之熱邪此實所以仲師之爲仲

師歟今以人參爲心下痞鞅之主藥者是豈仲師撰用之微意乎噫皇邦老醫皆驟明英傑勝彼萬曆天啓諸子然如竹節直根之說井中窺天之見又安仰數仞之垣而知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也

版桂枝湯 按此章桂枝湯證依然而存去桂二字最爲可疑 蒞庭先生註爲佳

太陽病圖

太陽之證
雖有中風
傷寒之別
而皆是邪
氣在于大
表營衛不
行以為惡
又發熱證



此橘南谿
傷寒論分
注所載蓋
圓者為軀
殼黃色而
有間道為
表發之衛
氣色淡綠

而有細點者為風寒之邪氣施按病位
轉變百端不同圖畫定之恐不免偏僻
而古哲所作不忍廢棄寫備博考

傷寒脈浮自汗出

吉益修夫曰凡自汗

者其始不汗出歷日自然汗出也蔭庭
先生曰此證太陽表虛最甚者也假令
有表邪與桂枝而攻其表則津液枯竭
拘攣愈甚也得之者與桂枝湯方曰

咽中乾煩燥吐逆誤汗損陽陽虛陰獨
盛也柯曰復其陽者胃陽也用甘姜
以回之從干中也錢曰至夜半陽氣還
兩足當熱然足雖熱而兩脛尚微覺拘
急者重與芍甘以和陰養血舒其筋而
緩其急脚乃得伸矣劉曰因服溫劑而
陽氣復胃中反興熱然亡陽而一時復
內熱者故少與調胃承氣也

問曰證象陽旦 此章前人多從劑者永
富鳳父曰凡治病有持重有逐機今按
如此條甘姜芍甘承氣四逆隨患狀所
變而制作方劑故假設一病人以申明
其義也與甘姜溫劑而夜半胃陽回復
兩足當熱然而脛腿猶少小見拘攣證
者陰血失養筋脈不齊也仍處芍甘二
味之湯液則兩足必伸緩矣若當差而

陽
不瘥反發妄語者是胃中不和之故乃
陽明內結之候微澹少瀉之義所以不
用大小承氣而予調胃之意見于此也

元治甲子仲殊昔曉天燈下一讀過
于昌平橋西直樓

聒：老人 未林立之

傷寒論副記卷二終

